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孫承基

漫塘集卷三十二

宋 劉宰 撰

墓誌銘

故寧國通判朝奉趙大夫墓誌銘

君諱時佐字宣仲宣皇帝九世孫曾祖公偁故左朝請大夫直秘閣瀘南安撫累贈正奉大夫祖彦恂故左朝奉大夫南外知宗贈大中大夫父亮夫故朝議大夫祥符縣開國男累贈通議大夫正奉嘗宰金壇通議前夫

人褚氏又金壇望族故眞居焉君生而警敏遇事疏通慶元丁巳通議遇大禮該恩補將仕郎以漕舉免銓授迪功郎和州含山尉甫書初考丁所生母沈氏憂次任江州彭澤丞丞職水利及同令長勸課農桑君皆精意行之不爲具文遂爲郡守絜齋袁先生所知首以改官親民薦自是薦者陸續秩滿辟監慶元府三石橋酒庫廉確自持課以溢額舉者及格改宣教郎知潭之益陽益陽湖外劇邑君決滯訟去淫祠境内肅然俄丁外艱

服闋知江陵之石首縣縣之藕陂市商賈所聚鬬訟煩多有鄭光國者自為長雄官不敢詰會有發其事者君旣逮問得實即諗之諸臺黥隷其人而籍其家由是遠近稱快其後臺府論薦多述其能鋤姦去惡蓋昉於此石首地狹民無宿藏君率邑人儲粟以備貴糴糴本不足捐俸以助之秩滿通判婺州經總制額惟婺爲重故時七邑之吏追逮旁午而虧額彌甚君至旣與之約盡置宿負而謹常程吏知不可欺程督不勞而課入有裕

時軍事孔棘一日部符下郡期以兼旬招武勇之士三千二百官吏愕眙莫知所為亟以屬君君召募有方不勞而集人以為難終更造朝時多倖門或道以所從入曰賄至州可得也君曰郡守民之師帥顧以貨取得乎謝不往竟授寧國府通判而歸既歸且知太夫人將還自康廬即治圃所居之南鑿池築堂以為娛侍之地堂成方日奉板輿從容其間一日出自浴室奄忽傾逝葢其平日性地坦夷無有崎嶇故數盡而行無復留難時

實紹定癸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三妻松江
同里葉氏封宜人三子若琭丙子監舉以覃恩補官令
從事郎臨江軍新淦縣主簿若瑀以君遇明堂恩補將
仕郎若琨將受君遺澤二女長適儒林郎興國軍司户
沈鑄次適進士胡申之塟用端平二年十有二月丁酉
地實金壇邑南夏墟之原銘曰
明敏斯才過則刻急寛柔斯德過乃不立君才之敏而
行之恕君德之柔而剛不吐位惟通守年不中壽天實

無知人乎何有夏墟之原土地肥美宜爾子孫旣多壽祉

高與之墓誌銘

君諱天賜字與之世居建康府句容縣來蘇鄉之咸和里曾祖遷祖士明皆不仕父志崇將仕郎將仕以好事行義推於鄉鄉人化之無乖爭凌犯之俗故因其所居之里號曰咸和居士居士二子篤意教之雅不欲累以事而家日大事日殷君嘗慼然不自安一日讀易至蠱

慨然曰吾父以一身任户門之責而吾兄弟皆安然自肆於方册間得無乖幹蠱之義乎因屬其弟一意於學而以服勤于職為已任居士勤儉起家既生計稍裕常推已之有餘以濟人之不及有以緩急告靡不應而求者多應者亦日難又分有戚疎情有厚薄有不可一視而槩施者君皆有以劑量其宜而咨請於居士居士復中持衡焉故予者不偏而得者意無不慊歲饑發粟以惠利其鄉準此由句曲道京口山石犖确而行艱右北

抵丁角鎮澗谷幽深而涉者病居士欲夷其險而甃之
石跨其深而為之梁最其費萬有三千緡閧者縮頸居
士曰吾既已許吾邦之人矣可使有諾責乎君曰吾既
已受命於吾父矣可使有析薪不荷之譏乎即早夜以
思沐雨櫛風之不憚曾未幾時而二大府之間巖壑高
下皆成坦塗行道之人無不舉首加額君娶陳氏生二
子長元龜待補國學生次元龍皆亹亹向學五女唯第
四女以疾餘皆有歸劉汝遇成之順陳宗振江壽彭其

壻君氣貌魁梧胸次明白素康強無疾乃端平乙未八月二十日奄忽而逝得年四十有二居士未老而喪良子宜有所不堪然能以理遣謂死者歸復於土命也久留何益即以其年十有二月某日命元龜等塟君所居之西小陂塘之原余仲子君壻也故為之銘銘曰

昂昂乎其德履之充也溫溫乎其子職之恭也偃然而卧痛苦不及知者疾之無忌也窅然而逝呌號莫挽者數之有終也銘以昭之貽無窮也

故監江陵府糧料院諸葛承直墓誌銘

淳熙己亥庚子間我先君雲茅居士授徒於金壇之河下遠近之士聞風而來戶外屨滿惟丹陽諸葛君為高弟君諱塤字子直世居邑之大華以儒學傳家曾祖參祖軾父汝賢皆不仕其族之賔興於鄉擢第於太常者相望故君年雖長猶奉親命而來時我先君僦屋為書會隘不可容故來學之士寢食多散寓它處君與其族日就盥櫛及造膳於逆旅主人之館而寢食必歸於書

會夜非三鼓不寢晨起蓬首垢面而扣逆旅天未明已整冠肅容而至以為常一時里巷及往來人伺之熟皆相與敬歎吾先君亦愛且奇之而賦予數奇乃紹熙壬子方登名天府晚歳特奏名方授惠州文學換授迪功郎安豐軍安豐縣主簿中間累更大霈循承直郎蓋七選之首階安豐極邊壯縣時方多事縣宰更易不時君屢攝邑備著賢勞既滿數請解罷而郡守制帥知其能惜其去留不遣迄成四考乃歸既歸調江陵府糧料院

未上而卒方未之官時以族黨困於里役之紛爭首倡義役迄今二十年紛爭之端息輯睦之風成人咸德之君生於紹興丙子没於端平乙未享年八十娶朱氏殁葬所居之西壯小華之原乃以没之年十有二月壬寅合葬男曰烈女適進士張信臣蚤卒孫男廷剛廷蘭廷玉廷辰孫女長適進士劉棠季未行烈以君吾先君弟子故請銘銘曰

學不苟行不疚行年八十天子壽啟厥後大且久

江進士墓誌銘

端平丙申歳未盡一月金陵貢士江良甫奉其親命將以明年春二月丙午瘞其兄君範於所居溧水縣呉岡之原前事述君範素履來請曰遂良少不敏伯氏與之共學又擇四方之有師法者使從之遊時吾家寠甚内而二親菽水之奉外而遂良資糧扉屨之費皆君範力貧為之又闢故居新之使賔祭有所則君範之為人子若兄抑可以無愧矣晚歳方期相與享期頤致色養

而君範逝矣平生嘗謂君言不妄徵君與為銘將無以慰終鮮之懷願毋以病屬筆他人某與君範無一日雅而姪孫宗朝在良甫子壻列可得辭乎君諱模君範字也生於淳熙戊申迄於卒之歲得年四十有八嘗由鄉舉上名太學曾祖之迪祖溥皆隱父南一以壽明太后壽恩補迪功郎致仕母蔡氏封孺人娶邢氏無子良甫與求儒家子為繼命之曰貴承銘曰

親之寧弟之成銘以昭之貴厥承

故監行在壯酒庫張宣教墓誌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師友之益相望弦誦之聲相聞孝弟忠信之風以成乖爭陵犯之俗不作世道不古士始無所乎學近時州縣學官又往往不飭教事雖有秀民良子弟聞見寡陋亦無以成其器質之美若吾鄉之楊氏張氏皆傾家貲以來當世士凡士之有聲場屋者雖在數千里外必羅致館下使與諸子及鄉之後進遊聚書之富致客之盛遇客之厚悉時所罕見葢不

但家塾之教立而譽髦斯士猶足髣髴乎黨庠術序之盛楊氏自提舶君諱樗年字茂良始嘗築室曰寶經因號經堂先生張氏自文學君諱損字德久始嘗闢齋曰省齋因號省齋先生余時往來郡校或為貧假館不克在弟子列亦時時登門竊聽議論之餘預觀禮文之懿而有得焉然後知庠序之教不可廢而二先生之有大造於吾鄉也張君四子余幸後死已銘其三其季端衡與余齊年又余兄恭靖先生之子用厚實君之壻則親

且厚孰如余者銘可辭乎君諱汝升字端衡曾大父恪
崇寧間舉八行科終朝請郎賜緋魚袋累贈中奉大夫
大父體仁故從議郎監明州鹽場父省齋舉進士廷試
入丙科勑授吉州文學未及仕而卒四子皆以儒學自
奮汝永終建康府溧陽丞汝㐱再舉於鄉得年不永汝
玉終平江府嘉定簿兄弟皆稟姿粹和與人交篤厚而
周緻君紹熙壬子慶元戊午兩與計偕嘉定庚辰廷試
入等授迪功郎建康府句容尉金陵帥府尊嚴時大帥

余公嶸體貌尤崇重小官到任有經句不得見者惟君謁入即見且欲留寘幕下君辭以入仕之初更事未深未幾又欲以闕陞狀屬君復辭以未有實歷時奔競成風凡影纓而仕者惟幸上官一日之知以廣聲勢雖年侵耄耋口尚乳臭寧知引辭君以六十之老九品微官而能退讓如此人以為難句容邑計不裕尉俸尤薄君故大家至君再世篤志儒業生理漸廢人有諷以在官之日當為後日計者君笑不答惟以句容去家近薪水

外皆可仰之家為便既至凡日用所須道路輦致不絶今兩邑之間居民猶能言之秩滿會浙東茶鹽使者以四明穿山鹽場課入厚而積弊多知君之在句容以廉著即以見次辟上君至一以廉自律亭戶歌舞之其去也航海追送有號泣不忍别者既歸而宦情已薄故過闕不謁選而歸而知君者憐其貧且老無以為終老計復言於當路以行在𣄃酒庫利權之重為提領所諸庫最俾復以見次辟君然非志也故遲遲其行簡書之迫

黽勉就道到任未幾卒蓋事與心違故如此聞者悼之
君制行和平不為崖異而抑邪守正自其本心有卓然
不可及者茅山玉晨觀自唐有老君祠旁位夫子像鞠
躬俯僂蓋擬當時問禮之事而為之君以為吾夫子千
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豈應作此屈折之像以惑觀聽
即具其事白府改作祀於别殿人以為宜又句容縣驛
相傳以為神實據之士大夫有入居者輒得疾死以此
無敢入者君謂吾嘗尉此矣使吾為尉時得罪於民縱

不入此固死不可辭或幸無罪神雖欲置之死得乎甫入而病人為君危之君曰吾固安之若命矣命可辭乎已而疾瘳人服其守君兄弟平居孝弟纖悉曲盡自省齋下世念母夫人之獨居歲時令節游行賞玩惟意所適甘旨芳鮮惟力是視雖歲用度不贍不計也君以端平二年十月十有七日卒得年七十有一娶宜興余氏熙寧大魁中之曾孫女女一人適免省進士劉用厚子一人寀先君三日卒寀卒而君之命嗣未定聚族而謀

無有昭穆相當者謂情親而義正無如劉氏衆曰然即以用厚之從姪更名曰燧爲窫繼張氏先壠在金壇縣大亭之原君無恙時得地於其側曰胡家坂架庵植松示不別卜燧等敬遵治命塟用嘉熙元年八月二十有四日銘曰

邦國之望南張壯楊牧書滿架延客殊方車馬送迎山川相望師道之立於家於鄉染教滄和昆令季强粹德至行從容有常既狹厥施宜壽而昌嗚呼端衡今也則

亡南鄉之原水秀山長君所自擇可安而藏啟佑後人有永其光

墓表誌碣

章泉趙先生墓表

粤自炎祚中興文物萃於東南厥初諸老先生師友淵源有以繫學者之望天下學者翕然而景從之閩湘江浙師道並建凡異時孔孟之所傳周程張邵之所講思之益精語之益詳炳然斯文萬世攸賴九年天不憖遺

諸老淪謝文獻之家典刑之彦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章泉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師道自任而天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皆裹糧負笈就正函丈其限以地屈於力而不能至者詩筒書函左右旁午往往以一酬酢為榮及先生之殁而文獻典刑盡矣後生晚進欲求師友之益而倀倀然無所之矣可不為大哀乎先生姓趙氏諱蕃字昌父其先自杭徙汴由汴而鄭南渡居信之玉山曾祖暘朝散

大夫直龍圖閣提舉江州太平觀祖澤迪功郎海州朐山縣主簿贈承議郎父渙奉議郎通判沅州贈朝奉郎龍圖殁塋玉山之章泉先生因家焉故世號章泉先生用龍圖致仕恩入仕饒之浮梁尉福之連江簿皆不赴為吉之太和簿辰之司理參軍最後監衡之安仁贍軍酒庫已至未上而歸遂奉祠家居積祠庭之考至三十有三今天子御極之元年歲在乙酉宰相以先生名聞有旨除大社令三辭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秘閣主管建

昌軍仙都觀又三辭不允越三年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蓋先生自乙酉至是歲辭官不獲屢上休致之請皆不
允而先生請不已明年夏四月始得旨轉承議郎依前
直秘閣致仕又閱月而先生逝矣實紹定某年某月某
日壽八十有七方先生之在太和便坐有齋榜曰思隱
蓋當筮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清苦惟以賦詠自
娛以是受知於吉之鄉先生楊公萬里贈詩有云西昌
主簿如禪僧日飡秋菊嚼春氷又云勸渠未要思舊隱

且與西昌作好春其所以行之身加乎民者畧可想見又為理掾辨獄之誣不為二千石屈卒見是於當路榷酤位下特以少嘗從靜春先生劉公清之受學公時守衡故欲從之卒業甫至而劉以非罪去即從之歸其謹於所職而篤於所事如此賦性寛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亦不可奪故相周公必大與先生有州里之舊先生亦有不可寄詩有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之句其後公在相位屢加薦引先生竟不受自少喜作詩答書亦或

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經意而平淡有趣讀者以為有陶靖節之風歲時賔友聚會尊酒從容浩歌長吟心融意適見者又以為有浴沂詠歸氣象至於年垂知命自視歘然更往受學於文公朱先生既耄矣猶虞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則眡昔賢啟足啟手而戰戰兢兢年踰九十而求箴儆於其國無異心也其能續諸老先生之後為學者所歸豈偶然哉娶俞氏繼邢氏子五人遂遠逄遵遺逞遴先卒女四其壻俞椅周杲徐耘老徐禧孫

男七人曾孫男六人皆好學塟用卒之年九月甲申地
實永豐縣富城鄉之葉塢距章泉五里前塟學者為詩
為文以誦歎先生之美者不可勝計其為誄其為銘又
有名公巨卿在某寒鄉晚出於先生無能為役而遂以
七十翁不遠二千里來致先生垂没之贈且謂某昔叨
誤恩實玷先生後不應泊然忘言無以昭令德某義不
得辭則姑取門人鄭夢協所狀先生行益以已所聞使
歸表於先生墓上

繼室安人梁氏墓誌

梁氏居處之麗水君之曾祖固皇任文林郎贈光禄大夫妣普安郡夫人何氏祖汝嘉皇任寳文閣學士宣奉大夫縉雲郡開國公贈少師妣魏國夫人葉氏父季秘皇任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麗水縣開國子贈正議大夫母太碩人吴氏君生而温柔長而明慧吴夫人雖高簡不屑家務侍郎雅尚清潔左右無當其意者歳時賔祭細大必親比君長始克有托吴夫人嘗曰使吾得

婦如吾女可無憾侍郎亦惜君之不為丈夫子也笄而
擇配處多貴胄爭委禽焉吳夫人問所志皆不對細問
之曰吾視諸貴豪子怙勢以凌物植貨以自豐寧能有
遠志無歸寒士耳侍郎聞而異之光州代還余調儀真
法曹余友張敏則嗣古時須掌故次皆留中都侍郎數
與敏則會公卿間屬以擇壻敏則謂無以易余余時喪
陶氏婦甫三歲痛未艾辭屢矣敏則言益力且道君所
以辭婚於鄉里者若有契於心亦會先君書來責以

不亟娶無以承宗祀遂定議時歳在丙辰明年春成婚
便道之官儀真俸廩皆脫粟由掾屬以上例責之倉吏
俾易精鑿余不可斗糴以奉親與家人糲食君乍去膏
梁即甘之時孫氏妹已嫁未行君一日出白金及他首
飾授余曰以助奩中物先君駭曰寒士嫁女寧須爾耶
命反其半君不可孫氏妹後嘗一再歸君輒更其服飾
之舊者而益其所無下及女隷皆然余固未始問君亦
不余告也先君閒自儀真歸買田於金壇書來言曰非

是無以奉滌盛然財不可苟得汝宜自量不及勿彊也余方締思無策君聞而笑曰是獨不可謀諸婦乎吾雖無贏惟是盤盂醆斝帟幕以事宴樂者非君家所急願成翁志即舉而鬻於市後九年余忍死終先君喪凡家之見産悉以分兄弟或謂在儀真時所置産良家盍少留以自奉余亦意君之未能忘也遲之君聞而歎曰是區區者所有幾何且君猶可仕或伯叔不給將何仰乎因盡棄不留余兄少負不羈之才投筆從軍以是獲戾

於先君絶不復歸因納婦軍中時惟一女二子余官江寧時已歸其長子既至儀真盡取其次子以歸君拊之如子衣服皆手自縫紉女長嫁之如已女及侍郎來總軍饟兄猶未去亦籍先君既棄諸孤余始奉兄嫂以歸妯娌相見衆難其處君曰長幼有序惟是不可亂即趨就下繼是往來如一日情義有加焉故君之喪嫂氏哭之尤哀余先婦陶氏與君齊年賢而夭余每與君誦其人未嘗不欷歔流涕器用有存者君謹視之忌日必躬

飭祀事盛服奠醜如婦事姑余既佐浙東幕意有所不
愜將告歸及奉吉堂審將以疾辭惟家人之難於忘貧
也皆私從君卜可否君曰是豈謀及婦人者哉繼自今
君當賣劍買牛吾當力蠶繅紡績爾自是絕肉食去華
飾有饋者及餕餘惟以飫兒女曰吾厭是久矣歲時令
節邑人繁會歌吹喧闐君闔門不出曰吾閲是多矣唯
余亦病其固也而彊之對曰君盍自念出處何如或家
人一朝不堪澹泊君可復求仕乎余愧其言梁氏故奉

佛君之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余既與論
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怳然若有悟自是遂絶在
越及温所僦居皆它人所不能居者余中閒奔走在外
君獨與兒女居安之如家君中年得血疾遇夏輒發余
以所居之隘疑為熱所乘乃戊寅春勉强結廬是歲夏
入新居甫一年而君病復作自秋而冬遂不可療既革
顧謂左右曰吾自知疾不復起惟是女長而未解事重
之以疾不見其嫁所生男皆童稚不及見其成立吾母

復在遠不及與之訣用為大恨抑所自慰者君嘗與我
論鬼神之禮以為世俗之説皆大謬吾有味其言乃今
不幸久疾瀕死數矣無幾微有爽於聞君言其信吾
死其天乎言訖而没嗚呼痛哉君之病也女子先得病
足疾不能行既再歲矣以為君憂及君之殁倉皇奔哭
若未始有疾者自是復常嗚呼是殆造物者憐君之賢
而不壽以是慰君在天之靈與君生之歳乾道庚寅六
月朔其没也實嘉定己夘十二月癸未以明年八月壬

申塟於金壇縣西五十里薛村桃花山西原

故馬師周防禦壙誌

侯周姓諱虎字叔子七世祖敬述國初工部侍郎贈開府儀同三司世家臨淮靖康之亂南徙於蘇曾祖稹朝奉郎通判廣州祖恕鄉貢進士父宗禮贈武畧大夫母何氏太安人以侯和州城守功特封感義郡太夫人進封永國太夫人與侯俱廟祀於和侯性倜儻加之學問自其微時輕利而尚氣節别業在琴川族大而分亟請

受分謝不往曰丈夫富貴當自致寧計此故鄉里服其義部使者嘉嘆不足至為詩美之以近世文武太分勲業不大競故棄已成之業而就右科慶元丙辰擢第為天下第一授秉義郎殿前司護聖步軍第一將同正將在軍七年於戎事益習嘉泰二年春除武學諭九月除閤門舍人三年八月借均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副使四年三月知光州時朝廷密議規恢而邊郡猶狃和好城壁不葺緩急

不可恃軍民雜居防禁不可施倏補城之闕凡二百有三十六丈增樓櫓十有七所而城守始嚴建寨屋千餘間榜曰栁營以自別於民居而軍政始肅連師上其功增秩一等擢知楚州前政以時方進取過於逢迎拘客舟籍驢馬而道路怨嗟拘運夫籍芻藁而室家怨嘆倏皆縱遣而與運夫為期期至輒會無違者招撫使嫉其異已罷去隨見直於宣司起知和州實開禧三年秋時北敵會諸道兵加其大帥以平南盪江等號使長驅來

侵期以自廬而和乃十有一月辛卯至廬越翼日即棄廬趨和以掩我不備聲言合肥已破四十萬衆至矣時城之所恃者兵而馬帥戚拱前期率所部絶江去留兵僅千八百有六人合城中見兵通不盈四千所異者援而制司為馬帥及戎司所誤已下令退保所倚者民心而父老垂泣扣馬歴道向來失守事以為地當衿要敵志必取毋為守死孤城侯謂兵無衆寡顧所用何如惟民心不可以不固因語父老曰父老所以勉吾去以圖

生也然所欲有甚於生者吾國家守臣一朝去此則為奔亡之人失節敗名為父老羞生不如死效死弗去雖死猶生況不必死乎且人孰不愛其母若子者今吾惟一子奉九十歲之母於此若縱悖繆不能為父老計獨不思為老母弱子計乎父老思之吾計決矣衆因感泣相與收涕言曰願效死由是申飭攸司各共乃事而部分將兵乘城城大兵少則一人兼三人之任甲午圍城丁酉進攻城上撫機輒應使彼智不得施而此矢不虛發

越十有七日合戰凡三十有四殺敵驍將以十數最後射中其大帥錫濟琿乃諸師中最號鷙勇者敵氣沮甚引去行至偎宗死敵以大創幸我之和而江淮莫枕矣策勲進秩三等論者以為未稱明年四月特轉武功大夫嘉定改元始正任文州刺史七月除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二年以措置繳納逃亡事故官兵付身革濫恩數多特授成州團練使四年閏二月除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五月除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以太夫人

年益髙丐養益力除提舉佑神觀未幾丁太夫人憂尋
謫居徽州八年十一月得㫖自便十年四月叙復元官
自是名命再頒除知和州者一特轉行一官者再遜牘
率再三上多者或至八九必得請乃已咸爲傲將軍歌以
諷之侯曰非傲也誠也傳曰功成者去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侯之㫖逺矣紹定二年正月侯於是年六十
有九疾且殆上章告老復得㫖轉行一官致仕命未下
以是月二十有八日卒於正寢官自秉義郎十轉而至

和州防禦使爵自臨淮縣開國男三進封而至郡侯妻張氏先三十年卒贈令人男女各一人女未笄卒於楚男良貴忠訓郎孫曰閏孫未命侯文詞敏贍落筆若不經意而深於運思者或愧之作大字端勁獨步當世某與侯無一日雅惟定交書尺中去年冬書來言吾且逝矣平生所交文人勝士彫喪畧盡子雖不文强為我書出處大致立墓上某以侯自為塋及庀葬具於十七載之前疑其豫計教此欲辭未暇也而侯真逝矣良貴將

以其年十有一月二十日奉治命塟侯於常熟縣嵎山之陽前期以壙誌請某既不及辭於侯之生前其忍辭於身後惟侯功在社稷澤在江淮宜有狀其事上太史氏者姑述出處大致納諸壙以實侯前言云

故提舉宗丞朝散楊大夫壙誌

公諱恕字可久世居丹徒之埤城曾祖智圓故贈從義郎祖子存故任訓武郎累贈中散大夫父㩦年故任朝請大夫提舉廣東市舶累贈通議大夫公以明經三貢

於鄉慶元丁巳以世賞補將仕郎銓試中上等授廸功郎以賞三循資至承直郎用舉者改通直郎七轉終朝散大夫初任監錢塘縣買納鹽場知新城縣改秩知嘉興之華亭末上改嚴之淳安入朝監三省樞密院門遷大府寺簿通判慶元府權知湖州改臨江軍秩滿除大宗正除權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司公事病免至管建康府崇禧觀以疾卒於京口寓舍實寶慶元年六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趙氏先公二年卒二

子克己立己皆將仕郎克己銓試中程而未注闕女適
從政郎蕭山縣丞趙佐夫孫一人尚幼初公塟趙夫人
於丹陽縣仁信鄉經山之原實舶使墓側克己立己即
以公没之年十有二月丙午奉公喪合塟云

故宣議郎致仕陶公壙誌

公諱士達字仲和居嘉興之柳澤以紹興丁巳生嘉定
壬申卒遇壽恩郊恩各一明堂恩再積封至宣議郎二
子皆擢進士科大章儒林郎新監行在車輅院門大甄

新安慶府府學教授孫男子泳子沂子淵皆習進士業曾孫容實崇皆㓜夫人沈氏先公卒十七年葬於柳澤之西二里乃合葬焉實公卒之歲十一月辛酉得銘於前秘書省正字周南刻未竟大章大甄屬公季壻丹陽劉某書而納諸壙

袁清卿妻卲氏壙誌

洮湖之陽有隱君子焉曰袁君字清卿有田二頃歲課僮隸力耕以給公上而食其餘並舍種花植竹畜雙鶴

其間每放屨出門鶴飛舞前導平湖浩渺遠岫低昂若展畫圖而去鳥來帆與漁歌樵唱皆足供耳目之玩既胸次灑然一塵不侵故發為詩文皆有雅致與余先君雲芽居士善常言吾所以有生之樂而無生之累者緊吾妻是賴君以慶元中卒四子汝賢汝舟汝礪汝楫前死余識其三人皆畏法而謹於事常言吾兄弟所以先後異出而無間言者惟吾母是恃蓋先君之得於其夫與余之得於其子者略相契則吾母之賢可知問其族

曰卲氏鄱人故林寧知縣峙之女樞密張公壽之甥初鄉人亞魁許公必勝仕于鄱聘以為子婦甫嫁而寡遂歸於隱君以織紝組紃為女工以祭祀賔客為婦職朝夕服勤而加之以恭儉終老不懈諸子中惟季已出撫之不加厚諸子亦染教飡和事之如一用能成其家寳慶改元正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二諸子卜以卒之明年二月丁酉合塟之隱君之塋實金壇縣大雲鄉新繁之原前塟問禮於鄉先生前當塗王大夫而

後行事以余投分頗厚且嘗有聞於先君俾書而納諸壙義不得辭

王居士壙誌

君諱光進字慶會其先三衢人曾祖介與二蘇先生同中賢良科終尚書祠部郎中累贈少師祖渙之故寶文閣學士正議大夫太原郡開國侯贈開府儀同三司父楹以通直郎湖州德清縣丞賢良自衢徙潤故歐蘇及王文公有所與往還詩公十餘歲即奉母來居金壇能

簡靜自將與物無競家以日昌累試場屋不效杜門專於教子以紹定己丑正月癸未卒享年七十有七娶張氏繼黄氏皆名家女三子其仲曰淮先卒虎文景龍皆鄉貢進士孫男二人尚幼其年九月壬申葬縣東五里師墅漫塘叟為誌其壙

故衡州判官莊承直壙誌

君諱松年字伯堅世居金壇曾祖義故贈朝議大夫祖必彊擢進士第為尚書右司郎官終朝散大夫父芑終

朝奉大夫君朝奉次子性姿敏悟眉目秀整朝奉所鍾愛以遺澤入仕授饒州浮梁縣主簿丁母憂再授無為軍無為縣主簿秩滿為岳陽軍節度判官人稱其能再調衡州軍事判官未上乃端平元年八月二十有一日不疾而卒享年五十有六兩娶趙氏繼蔣氏皆名家女二子長潤不狃於習喜與寒畯交次澤尚幼以次年四月二十日塟邑之路莊實朝奉墓前丹陽劉某述

施俊卿墓碣

君諱世英字俊卿居句容曾祖璿祖道父涇皆有隱德淳熙錫類祖嘗授迪功郎君業進士病鄉舉員隘以助邊補將仕郎淮東總領聞其才俾攝丞幕下檄至不就嘉定改元二月庚申以疾卒得年四十有五配巫氏故簽書秘院之曾孫弟惠與孚子宗旦宗儒將以其年十有二月壬午葬君於縣之來蘇鄉倪塘山之原列公行事以書求誌比三往反不憚昔余先君與君有識面之舊先君之葬不遠百里來會余雖拙於文義不得辭君

之行事如勸分則率先置産則增價平糴以恵鄉井覺道以便往來貸緡錢族子而不責償給槥櫝流民而不受直余雖不能詳知然以君之志尚觀之其信而余之雅愛君者不在是也兄弟天倫擬於手足世衰道喪或疾視如仇讎尤於富家見之君蚤失怙恃終其世兄弟財不分今觀君拜疏籲天祈減已算以延伯兄之壽厚資送女不慕名閥而續女兄之好又欲廣室廬以聚居情義隱然使人愛嘆知世俗分財之議蓋君所不忍聞

而尚忍行之推是心也以往則君之進特未可量而遂止此可哀也已

雷翁墓碣

嘉定改元夏六月丁丑金壇雷翁卒翌日余往哭其家或問曰哭之以其私歟曰非然也吾哀夫為人子孫者之不克紹其先而於是翁有感也顧吾里多公卿大夫有一傳而為農厥後浸微無以自別於鄉里者翁故邑人朝請公孫朝請諱豫世裔所不得詳或曰其先連州

人擢皇祐五年進士第終福州通判禄弗及子子燦入
太學為諸生燦之卒也子彦强未壯不及學比長娶於
吴繼室於潘翁吴氏出潘孽已出斥遠之育於外兄王
氏父卒而家益索里俗輕重視家有無無論其世者於
是户籍夷為編甿丘壟荒於樵牧翁顧念先世齎咨涕
洟甫立其家即護視丘壟恪恭時祀留伯子自助而納
其仲季於學脯脩之供惟謹仲季亦欽厥志仲再選於
鄉為待補太學生乃請於官正户籍之久訛紹家聲於

已墜里俗還舊觀矣顧非蹕與使是翁也而在顧不足以激昻當世之為人子孫者與是翁也而亡則余之哭之也顧獨以其私與問者謝曰吾固知子涕非無從也翁名震生於紹興壬子壽七十有七配施氏三子伯文仲選應龍季也女一人適故殿中丞孫姚模孫男六人諸孤奉母命將以八月甲子葬翁於縣東里干之原應龍妻余四從姪女也求文以誌余故得以余之所以哭翁者詳於右云

桂山君墓表

紹定改元春漫塘叟劉宰與鄉之士會社倉有衣墨衰重趼而來者視其謁黄巖王濬叟以其地之遠來之勤也貌之臞色之慘也驚焉問故曰濬不勝道路之勞息未定願少間翌日奉其父桂山君事狀一通來拜且泣曰吾故江左王氏永和中有塟吾邑之樓嵜者子孫家焉事具赤城志桂山蓋摘抬隱句自名非地也而名甚著蓋於其人吾父德粹無瑕韻雅無俗於書無所不讀

文無長語詩有遠趣字用隸法尤工蚤歲從師友於外
惟恐憂其親書歸必過爲好語始娶若有所不樂吾母
問之曰兄弟同氣也而異姓間之能無愧乎吾母曰君
毋過戚吾當識之居喪盡禮既除喪每歎奉親日短自
奉日長有異饌必停飡上丘壟泣涕久之卮酒豆肉兄
弟不偕輒不下咽祭祀必合族飲餕使人人得盡其情
孰弱弗支孰匱弗給皆先事料理不使至之困篆讀書
堂於家之偏以來四方之士推食解衣無虛日蓋吾父

之所以行之家者如此鄉鄰以緩急告唯諾惟謹而尤重喪事其往必先其歸必後凡其所須不竭而獲荒政以拯民饑義役以寛民力良法具在而吏奉行不虔為姦之府皆疏其宜使有位者罷行之民拜賓惠濵海水易去來田多旱潦置閘以謹儲泄立莊以資繕修其事始於淳熙間時吾父甫冠即與一二儒先主之民於今受其利葢吾父之施於鄉者如此夫惠利足以及人宜其必周於謀已而吾父畀是家務委之幹力未嘗計盈

縮當强仕之年棄科舉視軒冕如桎梏環所居皆佳山水每花開鳥啼有會於心即命賔友從童冠杖屨出游升高望遠氣與天地同舒浩歌長嘯聲與崖谷相答觴至而飲飲而醉醉而濯清泉倚茂樹情與萬化俱釋其曠達有如此者丁亥三月上澣得疾猶坐小閣中撿校花石焚香默坐望日忽戒守塋人汎掃示將别冢下家始疑其有異已而命筆作國子博士周君子静書屬以銘先墓既又書中庸論語馬少游語各一章及賦六詩

授子若壻各因其才而勉之明日延見親黨言笑為别更欲為書别故人之在遠者諸子不可則授之辭而親題其後其它所書戒尚多結字益遒勁至暮濬閟氣體何如曰如故語已而逝其之死不亂有如此者至若聞吾父之疾而人為奔走家致禱禳聞吾父之没而弔者相望巷哭聲相聞審吾父之不復生而士相與祠於家之塾民相與祠於里之社則皆前所未有今將以九月某日葬吾父於鄉之靈泉山銘以藏諸幽博士周君既

哀而賜之矣表以揭諸外使過者曰此桂山墓也式之則豈惟不死吾父樵者遠牧者去吾子孫實嘉賴之是用茹苦銜哀冒重江涉畏塗以請予其賜之叟嘗病士大夫以經濟自詭而不適於用釋老之徒以超詣自許而無得於心固有坐廟朝而昧於舉措之宜終老山林而瞀亂於死生之際者聞桂山君之風可以愧矣君諱木字伯奇曾祖佾故進武校尉祖剛故迪功郎父士寧故不仕配鄭氏力勤好禮以濟厥家四子汶澄濬汲濬

累從海内知名士游詩文盡去陳言足為後進式二女適陳宜周端信孫男景山景彛女三人尚幼乾道丁亥二月二十有八日實君始生其卒也甲子一周嬴二十有一日叟既為緒次其說復為詩遺濬使併表於墓庶鄉之祠君者得之歌以為送迎之章其辭曰靈之山兮幽幽遲夫君兮來游春蘭芬兮菊秋靈之泉兮汍汍君之來兮樂只酌匏尊兮薦芳芷明月上兮君歸樹掩冉兮風披披歸來歸來兮君毋遠而

先祖十九府君墓誌

紹興壬午十有一月四日先祖始卒於金壇先祖諱徽字成德更諱祀少精記誦有聲場屋甫中年即不屑事科舉常產僅自給會姻家湯氏為子擇師得名士上饒王君須錢三千緡起家湯氏聚族而謀僅得六之五先祖時在座作而曰願奉五百緡以卒教吾子衆皆愕謂力不讐退即鬻常產五百緡先衆而具從弟有同居而酗酒者先祖一無所較客與祖妣謀遷居金壇以避之

劉氏自滄徙潤世為丹陽大族居處高明環而居者皆所隷既遷金壇屋敝且隘閭里情未浹欲壊甓支床亦不可得或咎其失先祖笑曰是非乃所知居數年二子益長朋游滋廣伯父連上名春官學成行尊士大夫起敬鼓篋從游者以百數令邑之報恩寺即書院遺址先祖時時杖屨遊處其間學徒望之肅然得不言之教後先祖没十有二年先君亦預歲貢先祖既成其子尤力於教孫七人逮事者四曰釜曰緝曰桂嵒曰草釜緝桂

邑即伯父誌祖妣墓時以小字著者不逮事者三曰宰曰寧曰達民今之存者三桂邑宰寧桂邑貢於鄉者五淳熙庚子癸卯皆為舉首嘉定甲戌廷對第七人授登仕郎令從政郎新江陰軍司法參軍宰當淳熙丙午已酉試於鄉亦再冒首選紹熙龍飛賜進士出身歷江寧尉真州司法泰興令開禧閒入浙東幕病免而桂邑之子用辰用厚皆再舉於鄉用辰為癸酉舉首緝之子應龍亦與己卯舉餘曾孫十有六人皆業進士以未舉不

書先祖精力强敏至老不衰舊居距金壇幾四十里遇淖躡屐往來少壯者亦歎其難享年七十有二卒之明年乃克合塟甫塟而伯父卒不及誌宰當己卯八月始克追書故不具云

壙銘

皇考雲茅居士朝奉壙銘

劉其姓景城裔蒙慶名茂先字生紹興直壬子終嘉泰癸亥歲貢禮部奉廷試官不及命也已嗣子宰遵遺志

冬十月塟於此百世下尚勿毁

前室安人陶氏壙銘

嘉興陶氏令儀淑質歸於劉某三年而卒乾道庚寅始生之歲紹熙癸丑實維初逝又十寒暑爰宅於兹峯回氣藏成塟之宜其兆之偏同穴有待勒名於石告後千載

繼室安人梁氏壙銘

漫塘劉某繼室梁氏祖地官長父天官貳生乾道寅六

月初吉終歲己卯末盡八日塟用庚辰仲秋月圓鄉曰

游仙桃花西原

朱進士理銘

金壇西郊厥惟西窒有偉朱君令名孔昭裔出閩山六

世居此士聰諱也敏仲其字孝以事親敬以奉先臨財

必公家無閒言貧病死告必周其急聞義則從如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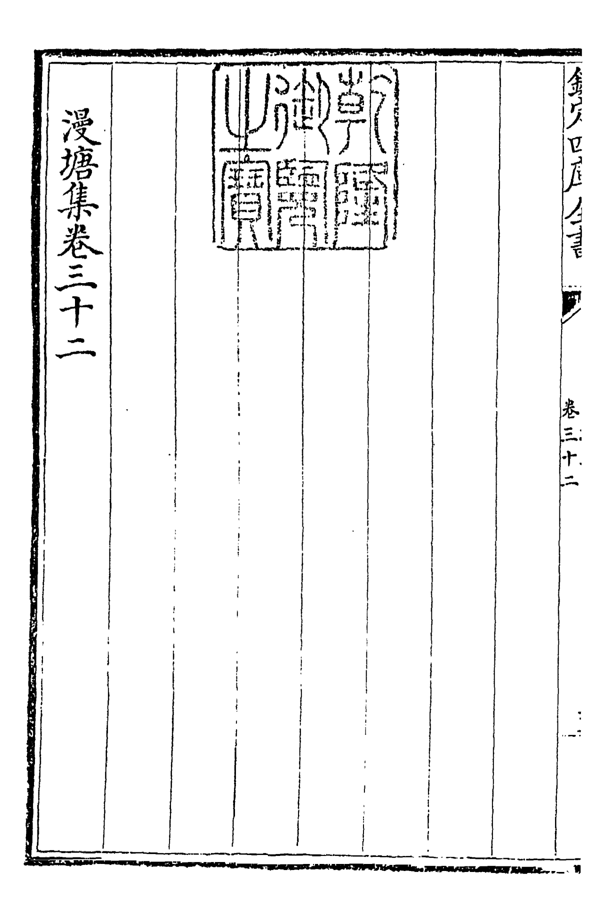
及拳拳教子曰惟師友余取余求弗靳厥有宜其有子

再貢於鄉蘭玉階庭競秀齊芳七十五年兼福與壽漫

塘銘之以詔永久

周氏埋銘

周在金壇著者國光有學有文以舉於鄉傳家惟女似漢中郎言歸於殷克共婦事順以從夫教子以義為儉為勤俾昌而熾乾道己丑始生之年辛巳歸垄梓墟之原鑽石埋辭有永其傳



漫塘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鍔

漫塘集卷三十三

宋 劉宰 撰

行狀

故吏部梁侍郎行狀

梁氏居處之麗水代有顯人至少師遇知高宗為中興名臣公其幼子也諱季珌字飾父少孤自力於學以遺澤入仕奉祠秩滿授提點江淮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省罷改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幹辦公事主

帥號知名將深所器重欲上章論薦公謝不受再調南外睦宗院一時同僚多名流皆樂與公交既而通判湖州湖去京百里而近臺省監司之滯訟悉以委公公閱實其事不為吏欺裁處其平不為勢撓自本州以及旁郡事多賴公以直經制之入舊多乾没當路之督責無已時公檢校靡容歲額整辦又斥其餘以補前政之虧數以萬計諸司列上其政考廟亦雅聞公名有旨令都堂審察公素靖退力丐外補執政擬公它郡上親擢公

信州識者知其遄召用矣會孝廟諒闇旋遜大位公治

信未朞亦以母夫人憂去遂弗果召公之護喪而歸也

吏以例白郡故奠餽若干公斥去之僚吏復相率以請

曰道遠將無以為資公曰親喪乃所自盡也而可煩官

乎竟辭弗納郡人嗟嘆服除知光州光廹邊境城守因

陋公曰是非所以靖邊鄙亟請於朝更新之又增築羊

馬牆以扞牧圉中更繹騷故壘猶存土人之隷於官者

曰效用公親課其藝勸以醲賞皆為精兵牧御有方千

里帖泰治以最聞代還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湖外去朝廷遠常平往往侵移於它用公至嚴舊制多所補還復自湖北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司公事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贍即委棄不顧公創慈幼院以收育之且撥公田為經久計多所全活臨川闕守公攝事數月寛猛適宜邦人至今稱之明年除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俗喜終訟公獨懲其桀蹤者訟以是簡歳舉所部吏率人士之望有為言路姻家而仕不由其道

者僥求百端予者徧當路公獨不予時以為難尋除都大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司公事仍兼江東提刑居無何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東提刑淮東使容所由漕寄特重公擢自遠外莫識其由有間乃知權臣激於求者之越次特閲班簿取履歴深而績用著者畀之尋加直祕閣明年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總所以軍食為重異時吏以貿易新陳借貸椿積為辭雜塵土粃糠以為姦利公曰椿積以備不虞何可屢借

且吾調度有常和糴足以相濟何俟於借即嚴綱運之程去和糴之弊於是糧饟輻輳庾廩充盈以新易陳歲不能什一自餘悉以見至者給吏不得以借貸為名有所雜揉軍人鼓舞以為計其實增常時什二三時過隙雖未開而兩淮已募新兵諸軍亦廣刺雄效所增衣糧不可勝計公雖屢請於朝而報不時下悉仰給總所不以匱聞京口歲旱責經賦於種蒔之家民不堪命會公攝守不崇朝蠲去民懽呼若更生朝廷旌使事之勤再轉

為太府卿而難其代凡四閲歳始召還為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位顧居卿下公芥蔕踰年而板曹缺官
朝論以公久典饟事識財貨源流除權尚書户部侍郎
熏勑令所同詳定官時邉事方殷調度不繼公謂大絃
急則小絃絶一切之政非所可用惟明綂紀信期會為
庶幾自當時而言若甚迂緩而外不致張皇内不至乏
絶時以為難故事從官滿歳為真公以不阿用事者之
意越歳不遷更化甫旬浹即𨢊師言真除尚書吏部侍

郎兼勅令所詳定官縉紳欣然以為德選公感激奮厲知無不言以事關時政不敢具載其論吏銓一疏略曰恭惟國家南渡以來八十年間省部成法講若畫一昨自權臣當國變更略盡姑以目前所見言之改官必班見舊制也今或徑得差遣不妨赴班改官必作邑舊制也今或別得差遣遂免作邑至於班改之員已足特許附班薦舉之章有礙委曲收使或闕已授而留抄未上別圖改注或闕未出而先乞留闕阻遏後來或不合奏

薦而特與放行既開方來之門復令已往者援例或不許收叙而特與改正既使脫去罪籍仍還積下磨勘辟差者不問實歷之有無換闕者不拘闕次之遠近甚至出身定於補官之初或扳援親屬而改授進士限以科舉之制或未嘗中選而出官若此等類不可槩舉乞詔中外自今一遵成法凡後來所行有與成法相戾者並不放行庶幾公道昭明人心歸一更化善治無先於此

縉紳服其切要嘗謂家人曰士貴知止吾以平進為天

子從臣不啻足矣復何求乎乃以嘉定元年夏四月抗疏請外温詔弗許公志在得請章相繼四上每不允詔下歸對家人誦前輩多少朱門鎖空屋主人元自不曾歸之句沉吟歔欷葢新第落成公猶未及見也顧上眷深厚決去不可期以秋仲復伸前請會和好方成北使到闕以公言論謹審威儀詳雅屬公館客客甫出關而公訃聞矣實九月二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六公初乞謝事有旨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及遺奏上贈正議大夫

官其後如格仍賜銀絹以賻公性清凈薄嗜慾年過強
仕即就外寢所至一室蕭然惟圖史是娛少病脚弱晚
更強健時服涼劑以疏壅底雖祁寒不挾纊屬纊之朝
起居如平時盥頮訖事命左右啓窻仰天舉手三扣齒
而逝著作佐郎楊公簡一世儒先不妄交友前公薨一
日楊與同列語嘆曰吾未見約於自奉而誠於求去者
同列以公對楊聳然起敬即款門求見公亦往謝其門
皆坐語移時翌旦楊會同列館中方道公志氣之充相

與歎仰而凶問已至蓋公之精爽之死不變如此公兄
十人其一同産兄卒姪猶未亂公教之成立遂道貢於鄉
有子猶在齠齔於公為從孫甫登從列即以郊恩奏之
雖已孫未官不恤也先是母夫人將葬而地未有定公
謂其姪曰世俗以墓地吉凶占嗣續興替吾知喪吾親
而已吉凶非所計汝其圖之姪得地於青田之回龍穴
介數大松之間人力未易去一夕為風雷所拔人以為
孝感異時使傳數更由遠而近政路有為公地者或問

其故則曰吾嘗官其鄉終始三年梁不以一毫私事託吾以是知之公兩典侯藩六將使指所至惜公帑纖悉無過用雖舊比所當得者率卻不受行部懼費供億不宿地市去官必籍内外供帳歸之有司毫髮不有在江西日有盜私帑白金器者衆懼公知私裒金置器以償公故弗問比去指而歸之曰為盜者一人爾而償金者衆吾不忍也家之産業在官俸賜悉委僕御計簿來前惟摘紙尾視有無未嘗計出納有勸公屬子弟檢覈者

公曰吾以清白遺子孫顧可以財累之其孝友之行潔
廉之操寛厚之量大率類是自少為文不屑人下再舉
漕臺一居首選詩語壯健不蹈故常字畫師米南宫雖
局束書閤間而邁往之氣間見墨筆之表配吴氏封令
人三子曰鉞文林郎湖州歸安縣丞曰鑰從事郎饒州
安仁縣主簿曰銖廸功郎新南康軍星子縣主簿女二
人孫男五人曰涣曰澤曰沂曰汲曰浩公所官妷孫曰
溱廸功郎新台州天台縣主簿某家丹陽距公居不啻

千里公得姓名於士友間歸以長女某次適承務郎前湖州長興縣尉傅誠誠先公數月卒鉞等將以明年某月某日祔公喪回龍山母夫人冢次前葬命某裒公言行以俟命於太史氏某列在子壻不得以狂斐辭謹緒次如右

錢賢良行述

公諱弼字聖俞吳越錢氏别裔也曾祖仲方祖京皆不仕父邦傑進武校尉妣鄒氏公少倜儻欲以功名自見

念非場屋無以進刻意舉子業既壯得兵家韜鈐書說之晝夜覃思其間其書大要以歲運吉凶占主客勝負而天文地里律歷之說咸在紹興丙子就試京口郡守欲庇其鄉之士俾冒郡籍以試來者數十郡人援貢舉制以爭不勝則期以試日遏入守知其謀覘以兵衛擁入之郡人不勝忿羣起譸張兵衛前郤守愧且怒因誣以犯上毅卒大捜儒冠者輒執之至莫執者七人公其一也顧謂同執曰今日之事非七人之為為之者闔郡

之人也雖然彼闔郡之人既免矣而吾七人者以不幸
執儻因吾七人者而遂究其餘則被禍不已多乎盍相
與自執其咎守欲竟黨與㬰鍊百計公等以身任竟不
及其他㑹言者直其寃守以罪去公等亦未減郡人徳
公而高其節辛巳北兵屆淮士民震恐公獨昌言曰是
徳光弄兵之期也壬午其有帝羓之禍乎聞者疑之明
年其主遇害何公侑一世奇士不妄交游時為鎮江分司
糧料院親聞公言遂定交大將劉錡重兵過京口公曰

是行也必無功以書止之不從已而果然孝宗鋭於恢復旁羅知兵之士乾道庚寅虞公允文當國上公所著韜鈐之說有旨下中書陳進取之宜公建議乞乘明年辛卯王氣立儲副以奉太上公又說虞公以延攬中原人物及要結東西二敵率見采用虞謂公當以大科進乃以先朝所立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薦未報而公以鄉舉試禮部會母喪歸淳熙甲午北敵欲渝盟以泛使先道路詾詾時使相曹公勛頗參國論私從公問卜公曰

第無憂因上書言歲運不相克制敵必不能加我又今年𠒇運在冀州之分明年乙未福德至於吳楚與謝玄破苻堅之歲同敵或興師我受其福宜乗此大舉既而敵使之來果無他曹公因再以韜略科薦且上公進卷上頗聞公名會敵謀既詘時論隨變公亦罷歸居鄉急於惠利比年郡蠲畸零之税縣除私禁之害公有力焉公進卷既鋟板好事者家寶其書太守有見之者延致郡治欲復上其名於朝公以數奇倦游喟然曰曩主吾

者皆近臣猶弗達况遠者乎即辭去慶元已未以累舉
恩授廸功郎鄂州蒲圻縣西尉兼新店蕁湖市鎮烟火
公事未上以嘉泰癸亥十二月二十有六日終於家明
年四月丁酉葬于金壇之東伏塘村之原公輕財重義
勇於為人而踈於謀巳篤學老不衰內而教子外而教
人一視無所偏厚聞人有過面責無所避學者嚴事之
雖素慢易者遇公有加禮南游並海北盡兩淮古今勝
踐多所經歷遇山川形勝及昔人戰伐之地輒徘徊不

能去一觴一詠不忘當世如所賦延攬英雄行京江行牧馬行及長江五十韻皆慷慨激烈足以發其胸中之氣讀之者無問識不識想見其人娶鄒氏蓋母夫人之黨克飭家務子曰純曰績純四舉于鄉再為舉首績亦與鄉舉試入上庠冠本經選人以為丙子隂德之報蓋未艾也女一人適進士丁游某晚進視公為丈人行方公以身任丙子之事先公時在疚某後十年始生莫詳顛末總角見長老道所以巳壯公為人長從從兄桂嵒

學見其言童稚時困於貧先友契闊獨公一見哀其有志曰此吾鄉先生子也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遂留受業兄雖未幾以先公客西州往從之游然公之比意過人遠矣某以此益起敬公長先公一歲晚以純與某游相得歡甚先公之葬公力疾賦挽章且屬其季葬必臨穴某已襄大事往拜其門公延入卧内勞問生死其意懇懇未越月復過之則弔者在矣故某之哭公視它客為尤哀純請狀公行某其何辭雖然公進卷之行於世者

篇凡五十詩文之藏於家者尚多自足以不朽矣某何
加焉抑公意不可忘純請不可孤也故茹哀泚筆書其
略

陳府君行述

公諱嘉言字聖謨十一世祖法會唐末為福州刺史有
子曰盛封潁川公始居建陽之考亭再世有徙居于閩
者其後實生丞相文惠樞密文忠太尉康靖公六世有
徙居於潤者則丞相秀國成肅公也丞相勲閥具載國

史公五世祖大猷於丞相為伯父生諫擢寶元元年進士第終光禄寺丞光禄生頤是為都曹公累贈中奉大夫都曹生禧是為儀鸞公終朝散郎儀鸞生琳授迪功郎命下而卒迪功少慷慨以功名自任南渡初條福建槍仗手利害獻之韓蘄王世忠世忠言諸朝朝廷是其議而嘉其有文因授之文資時軍務方殷求文武如不及人謂陳氏且大矣而竟弗仕聞者太息夫人宋氏相繼亦卒二子長曰雅言公其季也皆任孩穉方時搶攘

弗克自存兄依從父往來真潤間公依鄭氏姞于信之大田因學于鄭氏克勤且敏既壯感鴒原之義欷歔流涕問兄所舍徒步從之未幾擇配得故京西運判直閣姚公邵之次女兄弟生數年而離離十五年而復合妻子具而友愛不衰識者韙之嘗從容相謂曰丞相之後不大競門戶之責繄吾兄弟是賴吾兄弟之齒長矣假令入官何能腊韋以取世賢盍相與教子苟有興者吾責塞矣由是罄家之有為子求師諸子亦祇承厥志淳

熙丁酉兄之子岀嵎貢于貢長子崵亦以名上太學㝎三歳公之二子應岕岍貢于潤應岕連三貢季子景周貢者再焉景周篤學有文貢名不下甲乙其至未可量淳熙中公兄尚亡恙每榜帖出輒交相賀曰吾兄弟孤苦流離不自意全乃今白首同居有子如此見先人於地下可無憾矣且兄弟之子猶子也奚必吾子也哉嘉泰癸亥公益八秩矣子孫以公初度捧觴爲壽公舉觴曰吾數極陽九明年其殆乎家人怪之明年三月庚子

以疾終人始信公陽九之説非茍然者應岍岍皆先公下世承其祀者景周女二人長適進士張持次已嫁而卒孫麓箕節初丞相之生也毋荆國太夫人竇氏病弗能乳光禄夫人葉氏實乳之丞相念乳母恩封葉夫人崇安郡太君又官其子若孫都曹儀鸞皆由此任故公之先與丞相雖從兄弟而恩義視他族特厚丞相一傳而絶有旨命繼繼之者儀鸞之弟也又再傳而絶公念之會福建常平使者楊公潛因華亭族人之請牒公命

繼公以昭穆計丞相之後於屬為孫即報曰吾已命箕矣或曰公之孫未衆也盍求之他公曰是非乃所知也昔之命繼也世禄可及也室廬可居而田疇可有也今亡矣且丞相時厚吾家吾有孫弗命而命它人人謂斯何竟以箕報公卒之次月景周得地於丹徒縣義里鄉五州山之麓實邇先塋將以六月丁酉奉公喪以葬前葬一月俾某述公行某於景周兄弟也姓不同爾藉不以請猶將私自紀述況其請之勤乎始某年十六入鄉

校時公兄子某已肄業于眞惟公仲子在言重而色莊某心敬焉攷之鄉評則曰子見仲氏耳未見伯氏也它日遇伯氏於塗粹而文寛而制則加敬焉一日有正衣冠肅容儀而來者問姓名即景周也因與之居視所以察所安毅然必欲為古人所為卓然不與世俗偶某敬且愛焉復念種德有源發祥有自非公之賢不生此子乃訪公行事聞其初婚姚氏也得米麥百餘斛時兵荒翔貴勺合不私又聞其與兄寓眞之別墅也一夕水驟

至家人走高岸偶遺仲姪時驚風怒濤瞬息萬狀兄嫂倉皇失措奴隸束手無策公勇往不顧卒抱仲姪而還紹興辛巳避地金陵之石步時江北流人麕至仰食土人難之則操戈以起公挺身白刃間為陳禍福仍盡已所有捐以予之流人退聽而土人亦相勸給食所全活甚衆族弟天麟自建陽攜弟妹奉母以出傭於山陽公聞而惻然亟走山陽脫其傭資其歸其母殞于中道凡喪死養生與畀其時男室女家費出公手此皆人所知某

所聞者其不知者公不自言某亦不可得聞也慶元丙辰某始獲拜公堂下時公已七十餘聽聰眎明神全氣充雖後生不及知公無所不學自養亦有道惜其無位以行志故施設不大見然由所聞言之輕財重義不顧已而恤人固足以使鄙者寛薄者厚矣况其臨事制變排難解紛又有過人者耶宜乎大書以昭後世而某方斬然在衰絰中志昏慮亂不足稱所委抑聞之萬石君之名因諸子而彰鄭君位下名微微鄭莊人誰知者傳

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景周方事此語某願學焉姑述所聞異時傳名臣者究世德之源流或於斯乎有攷

湯貢士行述

君諱順年字養正居丹陽之珥陵其先殷姓濮之鄄城人五季之亂自北而南避宣帝諱易殷為湯元祐紹聖間有隱君子曰某實生正奉公某皇仕承議郎以長子東野任工部侍郎次子某官陞朝累贈正奉大夫又次子曰東明嚴重自將不事貨殖而家以富工部將官之

辭弗受刻意教子凡所致皆海内名士子三人用是克有成立君其季也好讀書尤熟班氏史字畫效歐陽率更體毫髮不用巳意初業詞賦兼經制下以書春秋游場屋俱有聲淳熙巳酉以詞賦貢名禮部嘉泰辛酉十月得疾後三年甲子科詔下君於是年六十有六矣病小愈猶鼔勇欲前子姪或難之君曰吾深知得失有命且旦莫死矣得亦於我何有但束髮受命先君俾從事於此一朝棄之是忘其先也其用志如此是歲七月四

日乙丑屬其子備酒饌聚宗族劇飲盡歡明旦與其子論古今事甫竟從容謂曰吾喪具已飭而一日二日可為者容有未備汝趣為之吾且逝矣其子視君病未大侵精爽如平時亟理藥餌未暇也至莫君又趣之曰秋暑猶熾吾慮汝之不及事也丁卯卒其子料理故書得君手澤預處家務甚悉知君於性命之理講之素矣豈以死生倉卒之變動其心哉娶周氏故同知樞密院麟之之從妹卒五年而君繼之子曰淵愿而文凡其親一

話一言皆確守不渝女二人長適括蒼周介叔謹叔謹嘗從東萊呂先生晦庵朱先生學故君以女妻之且授之田欲使奠居叔謹客游且十年君弗芥帶次女將適毗陵李氏未行而亡周夫人傷之以是屬疾孫二人曼老火老君為人孝友篤實與人交言必有信訑訑之色不見於顏面誑言不出諸口內族外姻戚休均已從姪尊祖早失所怙君育於家比其長也為之娶婦婦與所生俱亡君為之葬既又憐其無子買妾子之今有子甸

匐能言矣族大而貧者衆子弟從師或困於無資君代之給泗之楊君端民信之唐君康年為宗族小學師二十年費多出於君俗重元日及冬夏至君慮宗族或無以祭饋之粟弗間戚疏惟其貧曰庶吾祖先之無餒且知粟之自出皆吾祖先之遺也外兄將師是無以自業君時尚少啟二兄捐姑蘇良田百畝畀之外兄卒而子益困衣食君家十有四年教之謀生後將贖所質田歸之志未遂而歿姻黨有復先世所質産者君喜曰是家

有子不負先業矣雖虧元直不計鄉隣有喪稱力賙之
不遺一人喜賔容至者如歸有求不之靳初君與元兄
齊名鄉人稱之為三君子長曰喬年字壽隆才高氣邁
傲睨流俗為文雅健尤長於詩秦巫相當國權勢張甚
士子一登其門即擢高科躋膴仕熟君名欲羅致館下
君不為屈天下士識不識聞其風而壯之乾道間何公
俌為吏部郎故與君為同憲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舎何
謂公某題若何公因為道所以翼日何被命攷試君亟

易它經淳熙甲午要路多知已議以學校前輩如君僅一二數將俾學官上其名於朝而官之君知而謝曰吾少事科舉誓不以儌倖進若爾二十年前附秦丞相已為中書舍人矣議者慙而止一日君自外入闗故人子何公澹為武學諭聞而喜亟以書戒食君弗啟緘還之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父執也知父執至而不來見欲折簡致之禮乎何聞而愧之後終昭州推官次曰脩年字壽真疾舉子浮華為有用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

分教維揚帥守莫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條便宜皆格不行璽書督責莫懼容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莫曰闔府誰如君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條十事以獻莫讀之喜曰吾乃今知免於戾矣即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今淮東民兵條畫多自君發之上復親灑宸翰以賜莫公褒其盡心莫雅德君君不以是自多後終廬州教授教授君先卒推官君繼之及貢士君之卒也某將之京口道毌陵見其鄉之人與族黨

交相弔曰昔教授君之歿也幸有推官君在及推官君之歿也人屬于貢士君者猶推官君也今亡矣繼自今以往善者何所勸惡者何所愧貧者誰食之才者孰成之故三君子雖均為一鄉之望而人之哭貢士君也尤哀淵將以其年十月二十日己酉合葬君于周夫人之兆實前吳村之原距所居三里前葬兩月疏君行事俾某緒次因附見推官君教授君出處大槩以終友于之義以慰鄉人之思某惟哀宗世託姻婭方君之先館致

名士伯父府君與先君子實承師于湯氏及君年長來學于伯父因與先君子締交五十年猶一日某罪大逆天禍延所怙疇昔之夜夢先君子如平生問所與游猶及君姓字則其情分可知矣况所疏行事皆昔所聞於先君子者某讀之泫然流涕豈直親戚故舊之情而已哉謹緒次之以復于淵退而列于先友記云

楊提舉行述

新城令楊君怨既葬其父泣涕謂某曰怨苦塊殘生忍

死以襄大事既遂事矣而銘文未勒將無以發幽光用悼痛于厥心以有謁于子子先公所厚盡為我緒次之將藉手以干當世之文人某辭不獲敬列其事于左公諱槱年字茂良世居鎮江之丹徒曾祖京祖智圓贈從義郎父子存訓武郎以公貴贈中奉大夫母卯氏封太碩人公生七歲能詩十五精舉子業伯父文林公與一時名流孫公覿邵公彪孫公蓋蘇公庠游公以弱齡步趨其間咸器重之唱酬靡不與時高廟稱壽顯仁皇太

后公以布衣進蟠桃頌人服其藻麗吳越錢氏故太師駙馬都尉啓國公先葬于東霞山實邇公居錢氏之人稔公俊聲遂聯姻實少師瀘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之曾孫女既親迎少師竒之曰是當為世用即奏官初監行在草料場代吏入兩浙運司幙浙運事叢為諸道最多倚公裁決海船之至四明運司應抽分奉命而往者與吏為市公家之利浸耗公再被檄正巳以率下歲入倍徙使者德公助比三政皆以京秩薦秩滿班見改宣

教郎知常州武進縣未上丁中奉公憂喪死事生率禮無違淳熙乙未京口大旱錢公良臣以總餉奏計得請浚湖以寓荒政時郡守沈公夏自將漕時賴公左右錢公已熟公名合辭請曰願以役累公公迫於知己且謂是役也利於鄉不敢以服為解躬受比要均其稍食所全活飢民不可勝計而湖之利迄今役竟第功公謝不受除喪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不堪命乃盡蠲賦入之無藝者以私帑代輸縣承提點刑獄司

檄繫強盜十餘實平民公得其情即釋之吏請須報公曰民以盜繫少稽則生理蕩矣吾寧以故縱𥨸戾毋寧使吾民之及此也境多黄雀鹽之以䵩貴要歲且百萬公至即嚴釆捕之禁其它如修學以養士開河以利農為梁以濟涉往往縣計不足則以俸入繼之慈惠之政里舉亦時厲威嚴以濟其偏逋逃之卒出没海濵民被其擾公得其尤者斷手以令餘悉奔散戍期未盡一月使者過聽摭細故論罷邑人冤之御史陳公賈諫議大

夫謝公謂交章訟其事有旨擢通判揚州時揚帥錢公之望以地控要衝見兵寡弱警急非所恃始置強勇一軍事竟而廩給未定官吏往返饟臺以十數率不得要領最後公往定於一言歲旱蝗公親督捕蝗不為災瓜洲饟道所經有閘一制河水之平前此具文整葺隨即傾圮公親授規畫今猶適用錢以辦治聞公有力焉乃與部使者趙公師羃陳公損之上公政于朝既受代以太碩人年高重於去鄉家食者累年當國者識其意除

知真州眞潤一水相望千騎來迎奉板輿以行鄉里榮之淮民自議和以來狃於寬政前守以内郡槩視頗失其初公至未浹日一二罷行切於利病人人感悦會太碩人之喪民惜公去走外臺借留日以千計服闋除知台州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居無何除提舉福建市舶公鋭於告老罷復奉祀先是怨已官新城公就養甚適閒苦脚疾忽命筆倣釋氏作頌末有六塵不染本來無撒手便行真自在之句怨雖驚幸公神識不

亂猶冀復初又十日果卒實開禧紀元十月丙辰享年七十有四官終朝議大夫葬用十有一月丙午地實丹陽縣經山松峯之西錢夫人塋之左遵治命也公容貌魁梧言動詳雅輕財重義少長一致三舉禮部不中第歎曰一命以上皆足行志寧以科目計耶遂棄舉業不務喜為詩有清致尤謹尺牘無一語凡好古書名畫及它雅玩願售者爭歸之酬之必過其直或與已同好亦乞與不靳太碩人年益高公色養益謹歲遇誕日宗親

鄉黨遠近畢會冠蓋塞閭里太碩人好道家言前一月即饌其徒比誕日且千人太碩人之喪公垂七十哀毁不廢楊氏族大公以禮率之旦望必具衣冠集公家擊鮮釃酒長幼序坐從容竟日有急難者極力援之鄉鄰有善子弟厚為之禮而懲其尤無良者由是風俗知勸四方士友款門求見靡不納納者衆而求者深故亦有觖望而去者公弗創艾益招徠之解衣推食汲汲弗暇處士陳君松年能詩有聲公一見哀其窮予之資授之

館俾自旁縣從家月廩給之于今十有六年如一日脩職郎監南嶽廟洪君烈貧甚從公借宅以居母喪未葬憂不知所為公問須錢幾何曰五萬公曰第無憂於我乎取迨日甫定則五萬錢在門矣其哀士之窮如此凡服役左右之人一以誠待不虞其欺有乾没而去去而復來亦優容之其寛厚殆不可及錢夫人早世繼謝夫人上蔡之裔亦先卒皆贈宜人二子思某官次恕也公家居建實經堂儲書萬卷擇良師友與二子居思先公

亡恕三請鄉舉再仕皆有能名二女長適某人次病廢孫男女四人曰均曰填曰壎皆幼女未行當世載文筆都儒林多公舊交恕又克世其家必有論譔其美以詔不朽者某鄉里晚生姑述所聞以附先友記云

孫府君行述

公諱大成字振道世丹徒大族曾祖德贈通奉大夫祖書開州文學父元方通奉游大學有聞于時會恩且拜官去不就六子皆為大學生長即文學次蓋次盤蓋以

上舍解褐終淮南轉運判官文學以特科進受勑二十年竟不出仕公性資簡淡而操行純篤自垂髫時非入學不忍頃刻違其親方其親在病公亦得疾藥餌必自以進雖疾甚不懈既孤與兄大年弟大本及堂兄大中大聲奉祖母同居無間言祖母服除始議析居財物無所較大中與公所居室寄大聲受分之地歲酬僦地之直大聲既没其子貧不自勝鬻地于公歲輸僦直如公之數公義不受且併大中之子鬻焉大本亦鬻所居於

人公不能遏知其將遂轉徙預葺宅邉僦屋以待其還雖日費不供非所計虞氏姊既嫁生理不裕夫不能贍棄去不歸公迎以養積二十年姊竟卒公家既辛而其夫歸復舉其姊服用之餘以資之方析居時二妹尚幼皆育于公比嫁所攜多公妻奩中物張氏妹既寡其子軒猶在襁褓攜以適孟氏復寡遂攜以歸於今十有三年軒初未知學今表表場屋間公少多病病痁至三月不差遇術士授以丹藥一服而愈故好聚方書且念田

里間不能得良藥多以藥與人夏秋之間癘剤流行求
藥者武相接藥材不足質錢以繼比年旱荒道路多凍
餒時解衣推食以惠之平居静坐不以家務攖懐遇風
日清美杖策出游悠然有自得意自奉省約味不重衣
不侈以是率其家人皆安於儉素晚得腫疾十餘年間
再作而再愈嘉定辛未夏愈而復作投故劑不效前中
秋一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二妻張氏有賢行子淵泳沂
女二人長適胡旦次適陳岦皆名家子岦舉進士宜赴

廷對十年矣志不慊不屑也孫男元老恩郎孫女德良壽娘皆幼凡公之為好義而不顧其私達生而不狃於事彌縫於内而經理於外使力足以遂其志張氏與諸子有助焉宅西有園三十畝歲久蕪穢諸子既長課僮僕芟夷而種蓺之不數年修竹茂樹嘉蔬美實収利十倍既資用稍給乃相與謀留伯氏以養而納仲季於學泳三上名太學一在首選沂四舉於鄉名不下甲乙是歲擢進士第授平江府吴縣主簿其歸也公病已革視

沂緑袍拜床下喜動顔色進食倍常日且屬家人治具
咸謂公疾瘳矣閲五日忽謂諸子曰吾時已至因索紙
筆書偈辭意超詣衲子所不及屬後事以稱其家有無
且曰人稀七十吾已過之方寸間寧復罣礙翌旦親賓
來者猶一一問姓名至午起坐若有所思已而曰何以
坐為復就枕亟視之則逝矣某嘗病去聖逾遠道俗分
為兩塗而不得其正其溺於俗者謂安分為無能謂為
善為無益終日營營自謂足以為子孫計而專利以賈

怨巧取以速陰禍有身之不能保者若公之為善不為利而有子自足以興家其可以砭斯人之膏肓歟其為道者以禮為械以家為累飄然遠引自謂足以了生死事而已私未克性地不明有形神將離而眷眷不能釋者若公之安行乎日用之常而臨死生大變卓然不惑其足以為斯人之標凖歟至其沉思於坐卧之際竟捨彼從此又與易簀而没者同公所謂道非彼之道也淵等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所居大港鎮之西七里黄

公山之原以某久托烟聯俾詮次行事某敬誦所聞曰信故受簡不辭

紀通判行述

君諱極字極之姓紀氏世丹陽望族幼熟為文由鄉舉上名太學以遺澤出仕尉南劒州之劒浦境内劒潭多巨石屢碎行舟君至鳩民疏鑿舟得善濟郡守陳公器其能待遇有加禮境内山林奮蔚盜所出没前政緩縱刼掠公行君設方畧得其尤者十六人餘悉奔散比君

去無犯者疇賞改承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丞時有沈
三者夜殞于沈二十五之門邏者執沈二十五以告縣
上之州獄具輒翻異憲臺以屬君君察其冤曰是必其
讐家所為因緩其獄未幾得告者如君言冤賴以直邑
並海籍海船得六十餘艘蓋憲臺具申密院以備許浦
控扼者一日有將官戴克忠抵縣出制帥檄發所籍溫
台海船扞禦江面戴趣發縣所籍舟應之君曰此吾邑
之舟非溫台也吾所備者許浦非江面也與邑令合辭

固拒帥以為慢罪在不測君執愈堅事竟得伸民用不擾既受代差知建康府溧水縣以憂不赴服闋知饒之樂平樂平邑大事叢且當積廢之後君恬然不以劇自撓下車修鄉校訓生徒行鄉飲酒禮使知長幼之序興禮遜之教人以為迂久而皆化之訟訴為簡越明年自二月不雨至於秋八月君潔齋禱祠靡神不舉是歲旱甚惟樂平為庶幾荒政方興流離踵至君親閱其人劑量其宜或贏糧以遺之或茇舍以居之食飢藥病不遺

餘力又明年夏水驟至囊石以護隄編木以濟涉咸若素具民不病溺俄有蝗自西北來所至害稼過縣不下人以為邑政所感過客有黄㡬宜者請求弗遂怙勢陵轢至毆吏于廷君怒械之獄獄成解郡其所與偕坐徒流者十餘人時守非才横賦捷出諸縣奉承惟謹君一無所徇曰吾寧得罪於郡無得罪於民守蓄怒將發會其論去人為君喜君曰守去吾留幸不幸耳幸可常乎部使者真公行縣民羣起借留真公賢之榜于市曰

知縣廉謹自將有恤民之心邑人撫其語播之聲詩其
他有德政詩廉吏詩民風詩十可詩以至肖貌立祠刻
石紀德非其感人之深何以至此君前後歴官受知於
人不可殫紀令丞相史公資政衛公皆嘗論薦樂平終
更丞相遲其來將驟用之君自視已老欲即安于外差
通判廣德軍未上以疾卒實嘉定己卯正月四日年止
七十有三官止承事郎娶張氏繼孫氏尚書覿之孫女
女一人適張汝椿先卒男曰津習進士業明年庚辰

二月有一日葬所居金壇縣岳陽村西原前葬孫夫人奉治命屬君從弟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續俾某述君行會某方悼亡不遑緒次則按監嶽所裒謹而書之昔歐陽有言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僕馬鮮明進退有禮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之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之至人家質實簡易與富醫略相反然病兒服藥曰已效矣則良醫也若君之為邑無赫赫之政使人目動神駭而民愛之若此非歐陽所謂良醫

歟其行也不鄙謂某宜有贈言某曰樂平巖邑令慈湖楊先生所治也而君居之惟廉惟勤則可以免全是二者其寡欲乎是固慈湖先生得效方也君曰唯久之還書於某曰君言既效矣既歸首及吾門曰敬謝三言之賜蓋君之樂於受言如此使究其所施其所可紀詎止見於樂平者哉故又述所聞於末庶後之傳循吏者或有取於斯云

漫塘集卷三十三